

香港·严沁经典名著

2

让我飘过



香港·严沁言情小说专集

让我飘过

香港·严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2年12月

(京)新登字 172 号

让我赢过

——严沁经典名著

(香港)严沁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83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100册

*

ISBN 7-5059-1828-1/I·1262 定价:4.25元

“严沁经典名著”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

严沁创作经年，作品逾百，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广播故事，倾倒过无数读者。

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对众生世相，刻画入微，教人颠倒迷醉。

“严沁经典名著”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也是她非常喜欢的。

——出版者

让我飘过

上国际公法课的时候，郝思嘉接到冷若雪扔过来的小纸团，展开，铺平，上面是潦草的几个字：“思嘉，下课后到我家，这次不准黄牛了。雪。”

思嘉转头看若雪一眼，微微一笑算是答复了。

若雪是个漂亮又文静的女孩，但这只是外型，其实她个性好动、活泼，甚至顽皮，和她姓名、相貌完全不配合。

若雪和思嘉是好朋友，从读北一女开始就是同学，现在都是台大国贸系二年级的学生了。

思嘉是个高个子，修长苗条而且眉清目秀。她也活泼好动，可能因为较高，她不能像小巧的若雪一样顽皮，她觉得高头大马的人顽皮捉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若雪一直要思嘉去她家是有原因的。若雪的大哥冷若水服完兵役回家来了，九月初就要出国深造，若雪想趁这机会拉拢哥哥同思嘉。她不知道想过多少次了，如果思嘉做了她嫂嫂——哇！这太棒了。

当然，冷若水曾是台大工学院出了名的美男子，功课又好，配思嘉该是天衣无缝的事。若雪在一旁敲边鼓，再加上一

点缘份，大概——总有八成的希望吧？

说也希怪，若雪和思嘉同学五年了，她们也常常到对方家里，思嘉竟然没有一次碰到若水。当然照片是看过的，但照片终究是照片，不是活生生的人。

思嘉个性爽朗，不拘小节，她一直当若雪是开玩笑，这是什么年代了？妹妹替哥哥介绍女朋友？天方夜谭！感情的事可以介绍？可以拉拢？

但是她不介意这样的玩笑，她们是这么要好的同学，开开心玩笑，也可增加彼此的亲切感。而且，她知道，至少她可以和若水也做个好朋友。

正在胡思乱想，若雪另一张纸条又扔来了。

“今天保证你见到哥哥，俊男美女见面，不知是他昏倒还是你？”

思嘉忍不住笑了起来。昏倒？若雪以为是什么？相亲？若真是见到冷若水，恐怕两人会相视大笑吧？

就在这个时候，下课的钟声响了。

“思嘉，思嘉，你今天可不许逃。”若雪一个箭步跑过来。“再不见见我哥哥，我怕他会被别的女生抢走！”

“哦！那我岂不要遗憾一辈子了？”思嘉笑。

收拾好书本，跟着其他同学步出教室。

“其实也真奇怪，这几年来，我不但没见过冷若水，也没见过你爸爸，大概我与姓冷的男士没有缘份！”思嘉若有所思的说。

“你没见我爸爸最好，”若雪扮个鬼脸。“妈妈去世之后，爸爸如脱缰的野马，我也很少见到他。”

“他在追女孩子？”思嘉问。

“女孩子、女人在追他，”若雪毫不介意的。“我爸爸冷诤可是大名鼎鼎的啊！”

“我生平最受不了女人追男人，没骨气！”思嘉说。

“小姐，多少女人、女孩子、女生有你郝思嘉这么好的条件？不动动脑筋，低声下气，委屈求全怎么行？”若雪夸张的。“嫁不出去啊！”

“女人非嫁不可吗？”思嘉白她一眼。

“不嫁干什么？”若雪不以为然的说。

“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思嘉微笑。“我赞成女人要靠自己，各方面都能独立。”

“哎呀！你这么讲我哥哥还有希望吗？”若雪怪叫。“我反对你的说法。”

“我又没说不嫁，”思嘉笑了。“我若说要抱独身主义，我爸爸、妈妈第一个不放过我。”

“是啊！别忘了你是独生女，你们郝家要靠你的！”若雪捉狭的笑。

“靠我什么？”思嘉问。

“传宗接代啊！”若雪大笑着。

思嘉捉住她的手臂，做出要打她的样子，终于两个人笑成一团。

冷家住在敦化南路的一幢新大厦里，地方很大，有一百坪左右，是顶楼，所以他们把屋顶增建成一座花园，竟也成了小型的亭台楼阁，很有林园风味。

“正经的问你一句，若雪，屋顶花园是谁设计的？”思嘉坐在客厅时问道。

客厅则完全西式，纯白得非常光亮、美丽。

“老爸，当然是他，”若雪想也不想的。“我们冷家的人只有他最有艺术细胞！”

“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女人喜欢他！”思嘉说。

“哦？有关系吗？”若雪想一想。“或者吧！我不知道，女人喜欢有艺术细胞的男人？”

“所谓的罗曼蒂克嘛！”思嘉笑。“虽然我没见过他，想来——他是这样的人！”

若雪正想说什么，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谁是这样的人？说我吗？”

思嘉和若雪一齐转头，一眼看见他，思嘉就呆住了。

她从来没想到现实中真有这样的男人，电影里的虚有其表不算，小说中倒也找到几个，气质啦，外型啦，风度啦，味道啦，都是一流，都是幻想中才有的。但——眼前这男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他是谁？

“爸！你怎么会在家？”若雪跳起来叫道。

爸？他是若雪的父亲冷淳？怎么可能？

“我才回来，”冷淳的眼光掠过思嘉，双眼中充满了一种温暖的笑意。“晚上有应酬，回来换衣服！”

“我给你介绍，爸，她是——”

“你一定是郝思嘉了！”冷淳微笑的望着思嘉。“若雪不时的提起你，今天第一次见面。”

“是——冷——冷先生。”思嘉是想叫伯伯的，可是眼前这男人年轻得出乎人意料之外，他肯定是有四十多岁了，但绝对只像三十出头，她怎叫得出伯伯？

“不叫冷伯伯？”冷淳开玩笑。

思嘉的脸红了，他看穿了她的心思？

“你最不喜欢人家叫伯伯的，不是吗？”若雪眨眨眼。“思嘉不敢把你叫老了！”

“好，你们坐坐。”冷淳风度翩翩的欠一欠身，转身走进卧室。

思嘉吸了一口气，把视线慢慢地收回来。

“真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她说。

“样子年轻，其实四十六了！”若雪小声说：“但是他的女朋友多半只有二十多岁。”

“现在流行嘛！”思嘉说。

“流行什么？”若雪稚气的。

“流行喜欢中年男人，”思嘉笑。“所谓成熟、魅力啊！说是一种味道哩！”

“反对，反对，我不同意，”若雪叫道。“我反对有恋父情结的倾向，超过二十五岁的人都和我有代沟。”

“夸张。”思嘉不置可否。

若雪看一看表，从沙发中站起来。

“哥哥应该在家的，怎么不见影子？”她说。

“你不是真要替我做媒吧？”思嘉打趣着说。

“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做做朋友啦！”若雪扮个鬼脸。“反正他也想认识你！”

“多谢你的介绍。”思嘉笑。

若雪到另一间卧室打了一转，拖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年轻男子。

“我的天！哥哥在睡觉啊！”若雪嚷。

“嗨！”面对着若水，思嘉落落大方的。

“嗨！我就是冷若水了，”若水很风趣。“本来在看书，也一

边等着你们，等得太久，居然睡着了！”

“下次小心些，思嘉不喜欢懒人！”若雪说。

“好！从现在起我打起十二分精神醒着，”若水立正，做一个操兵的动作。“思嘉，很高兴终于认识你了！”

“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似乎早已认识了，是不是？”思嘉完全不觉得拘束。

“是啊！若雪每次对着我就讲你，我也很清楚你！”若水望着思嘉。

很明显的，他对这开朗、漂亮又大方的女孩子有好感。

“我很乐意做你们俩之间的桥。”若雪扮着鬼脸。

“好，为答谢这座桥，晚上我请看电影！”若水说。

“只看电影啊？小器！”若雪不依。

“还想怎样？我现在没事做，用的是老爸的钱，怎敢乱花？”若水叫着。

“老爸回来了，我们不如趁机敲敲他？”若雪说。

“这么早爸爸怎会回来？”若水不信。

“回来换衣服，当然是与美女有约啦！”若雪笑。

兄妹俩对父亲交女朋友的事全不介意，还很开心的样子，他们是很开放、很前进的一个家庭。

“这倒是好机会。”若水和若雪交换了一个眼色，一起走向冷淳的卧室去。

才要敲门，门就开了。

冷淳换下了西装，穿上一件丝质衬衫，配着一条手工剪裁非常细致的长裤，潇洒中另有气质。

“哦——找我？”他问。

眼光又落在远坐一边的思嘉身上。

“爸爸，请我们三个人吃晚饭、看电影，如何？”若雪先开口。

“当然好，只是我已有约了，”冷淳数了一叠钞票交给若水。“你们自己去，好吗？”

“爸爸真好！”若雪搂着父亲脖子吻了一下。“祝你晚上玩得愉快。”

“一定愉快！再见！”冷淳迳自走了。

“哇，真棒！”若雪跑到思嘉面前。“这次是你的面子，否则我老爸没这么容易说话的。”

“怎么不说是冷若水的面子？”思嘉说：“他才服完兵役，应该玩玩的！”

“也有道理。”若水点点头。“好，现在想想看，到底去哪儿花这笔钱？”

“我没意见！”思嘉第一个说，因为若水询问的眼光在她脸上。

“吃海鲜，吃海鲜，”若雪叫。“吃海鲜不会胖的。脂肪和淀粉比较少。”

“好啊！我们去吃海鲜。”若水的视线又落在思嘉脸上。“然后呢？看什么电影？”

“我想——不看电影了，明天还得上学，”思嘉很有分寸。“我没跟家里讲。”

“不行，不行，说好了要看电影的！”若雪捉住思嘉的手。“不许扫兴！”

“我们可以把节目分开来，”思嘉平静的。“今天吃海鲜，星期六看电影，不是很好？”

“这——也好。”若雪看看哥哥。“你说呢？”

“我赞成思嘉的意见，”若水说：“星期六可以另外安排节目。”

“哎呀！第一次见面就联手作战了！”若雪大笑。“看来——真的很有希望呢！”

可是希望——又岂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思嘉的家在离敦化南路很近的仁爱路上，是一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很幽静，很舒服。

思嘉的父亲是商人，拥有贸易公司和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家庭环境非常好。

思嘉是独生女，却一点也不骄纵，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那是因为思嘉母亲系出身名门，年轻时留学英国，所以很有淑女的风范。

思嘉虽然学不来母亲的斯文、文静和诸多礼节，但她的教养已与一般人不同了。

星期六的中午，思嘉从学校回来。她想先休息一阵，看一会儿书，晚上再和冷家兄妹去看电影。

冷家兄妹和她是好朋友，只是朋友，她从来没想过感情的事，尤其是和冷若水。

第一次看见若水，她就肯定的知道，他不是她的对象，她要寻觅的男孩子不是他那一类的。

可是她感觉得出他对她的好感，她一定得找个适当的机会表示自己的意思——不过这也不必急，若水九月就要出国，到时相隔两地，一切不就可以解决了。

只是——她可想过自己盼望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她皱皱眉，还太早了！那起码是五年后的事，说不定——她真会终生不嫁。

真的，她发觉这个年代的男孩子越来越不可靠了，个个都不专，都要求太多。如果找不到一个绝对满意的，思嘉一定不嫁。

看了一阵子书，她听见父亲车子回来的声音，但是父亲没有上楼，一定是他带了客人回来。

果然，一会儿她听见母亲下楼的声音。母亲也去接待的客人一定不是普通人，不是老友就是生意上有来往的大客户。

大概是老朋友吧？父亲不爱带客户回家的，他一直把事业和家庭分得很清楚。

五点钟，她准备下楼了。

约好了五点半在电影街见面的，她等会儿还得乘计程车赶去。

穿一条今年流行的马裤，一件T恤，一对平底凉鞋，把直头发扎成一条马尾，她轻快的下楼。

果然听见父亲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客人还没有走？无论如何她得向父母交待一声。她走进客厅，但——不但她呆住了，那位客人看见她也呆愣了一下。

“是你？郝思嘉！”那位客人竟是冷淳，若雪的父亲。

“你——冷先生。”思嘉知道自己脸红了。为什么面对他总会脸红？完全没道理。

“你们认识？”父母也觉意外。

“啊！思嘉是我女儿若雪的同学兼好朋友。”冷淳解释。
“我在家里见过她！”

“哦！冷若雪是你的女儿？”母亲也恍然。“这么巧的事，父母是朋友，女儿也是朋友！”

“妈妈，我要出去，和若雪看电影，”思嘉半垂着头，她感觉

到冷淳的视线在她身上。“大约十点钟便回来。”

“好，你去吧！”母亲一向对女儿很放心，何况约的是若雪。
“不在家吃饭？”

“约好五点半的。”思嘉再说。

“那就快去吧！”父亲看看表。“五点一刻了，别叫人家等得太久啊！”

“这样吧！”冷淳站起来。“反正我也得走了，不如顺便送你一程，如何？”

思嘉迅速地看他一眼，心中浮上了莫名的喜悦。

“会不会太麻烦？”她问。

“冷伯伯也约了人在电影街，”母亲说：“就搭冷伯伯的便车吧！”

又是冷伯伯，怎么叫得出口呢？

冷淳的车就停在花园外，是一部奔驰三八零，很漂亮的一种新型车，十分配冷淳这个人。

“坐好了，我是飞车党的首领。”开车时他说。

但是他开得并不快，且很平稳。

“为什么叫郝思嘉？喜欢‘飘’这本书？喜欢费雯丽那个人？”他忽然问。

“都有一点吧，”她愉快的，拘束感渐渐消失。“重要的是我刚巧姓郝，不叫思嘉对不起自己！”

“哦，是这样吗？”冷淳看她一眼。

“郝思嘉的名字很响亮，‘乱世佳人’的票房纪录几十年来一直是最高，叫郝思嘉对我有利。”她说。

“不是原名。”他问。

“当然是，大概爸、妈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出名的女孩子，应

像‘乱世佳人’的郝思嘉一样吧！”她说。

“想出名？当明星？”他似乎很意外。

“如果要当明星何必念大学？”她说。

“有理！但要怎样出名呢？”他问道。

“事业上，学术上，我——是一个较有野心，也较有理性的女孩子。”她说。

“哦！我懂得什么是野心，但理性又该怎么解释？”

“就是说比较理智、冷静，不容易动感情。”她说。

“不谈恋爱？”他看她。

“不那么重要。”她笑。“也许会恋爱，但那个男孩必须百分之百的合乎我的理想和条件。”

“你的理想和条件又是什么？”他问，很感兴趣的。

“现在不知道，”她稚气的。“因为我还没想过。”

“我们的冷若水？”他是在试探吗？

“不，当然不可能是他，”她肯定的。“他是好朋友、好兄长，但不是我的恋爱对象。”

“这么肯定？”他问。

“嗯。虽然我没想过，但一定不是他。”她坦然的。

他想一想，点点头。

“你果然很理智，二十岁的女孩子这么把握得了自己，”他说：“其实若水的条件很好。”

“是的，好家庭、好学历、好外表、好前途，”她笑了起来。“这些条件我自己也有，为什么还要选他？而且——我喜欢有个性的人，若水太随和了。”

他再想一想，又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你和若雪同年，是不是，但你比若雪成熟多

了，我是指思想。”他说。

她没有立刻说话，过了一阵。

“冷——先生，你以前就认识我爸爸？”她问。

“是啊！但来往得不多，不过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他笑。

“所以你可以叫我冷伯伯而不必为难。”

“不是为难，是——你根本不像伯伯。”她说。

“像不像不重要，问题是我的确是你的伯伯。”他潇洒的笑，潇洒的开着车。

“那么——我情愿叫你名字。”她说。

“叫我冷淳？”他会笑的眼睛望住她，望得她脸红。

“你那些——女朋友不会比我大多少，她们也叫你冷淳，是不是？”她说。

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你——会和那些年轻的女朋友结婚？”她再问。

“你怎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笑起来。“知道吗？连若雪都没有问过我。”

“我想知道。”她坦然的。

“那么我告诉你——结婚是不会的了，我只是逢场作戏，儿女都这么大了！”他说。

“这是原因吗？”她晶亮的眼中有着挑战似的光芒。“儿女不该是影响你的原因。”

他皱皱眉，眉眼间有着一闪而逝的忧郁。

“恋爱、结婚要看对象，现在已很难找到真正合心意的人了。”他坦白的。

“你也挑剔？”她问。

“难道结过一次婚，有了儿女的男人就失去了挑剔的权

利？”他反问着。

“不——我的意思是——你也有幻想？”她又脸红。

“我相信除非死了，否则人人都会有幻想，”他笑。“而且——我在你的眼中真的那么老吗？”

“不，不是老，你年轻得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立刻说：“只是——你有这么多女朋友，我以为你不会挑剔。”

“吃喝玩乐的女朋友我是不挑剔的，但恋爱的对象——我宁缺毋滥。”他说。

“应该这样的。”她点头。

“和你的观点一致，是不是？”他拍拍她的手。“思嘉，我若年轻二十年，我会追你。”

“你——”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是个够条件的女孩子，这是真话，”他又拍拍她的手。“难怪若雪千方百计的拉拢你和若水。”

“感情拉拢得了？”她忍不住的笑了。

“所以若雪是个傻丫头。”他也笑。“看她那么的费心，我这个做爸爸的总不能泼冷水啊！”

“我会找机会告诉若雪的，”她说：“我曾说过，我是个很理智的人。”

“若水一定很失望，”他摇摇头。“这孩子眼角高，一直没看上过任何女孩子。”

“说不定哪一天我也喜欢上一个人，而那个人也拒绝了我。恋爱本来就是如此，不是得就是失。”她说。

“有道理。”他透一口长气。“思嘉，说真的，我心中有一股要跟你约会的冲动。”

她意外的望着他，她没听错吧？